

他一生隐藏的暗夜

为何她不折不挠总是要闯进

她一心讨好的嘴脸

为何他总是拒之于千里之外

既然

千年饮冰，难凉热血

那么只好

愿如长风，与你相随

美人為官

秦桑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01261210

南阳理工学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为官：全2册 / 秦桑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99-9747-6

I. ①美…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8321号

书 名	美人为官
作 者	秦 桑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邹立勋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肖 童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608千字
印 张	36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747-6
定 价	50.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外 传	番 外	终 章	第 九 章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流光容易把人抛	青山依旧在	曲终人散是非休	鹿死谁手犹未知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山还有一山高
247	205	172	122	059	001



第七章



一山还有一山高





徐闻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而天已经黑了。

脸部的刺痛仍然存在几分，仿佛在提醒着自己伤势未愈的事实。

即使是昏迷了没有意识，徐闻晏也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已经睡了很久了。

就开个刀都能累到自己晕阙……果然，这身体是一丁点苦头都吃不了啊。

想到这儿，青年嘴边不自觉地勾出一个淡淡的弧度。

“咦？呼吸变了……阿晏，是你醒了吗？”

趴在案上睡着的阿苑可是十分警觉，即使在睡梦中，也仍旧分了点心神去留意外界事物。徐闻晏醒来后呼吸和昏睡时的有微妙不同，就这样被少女捕捉到了。

阿苑的声音，让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徐闻晏回过神来。

少女是压着手臂睡的觉，导致脸上有个红印子，配上她那没有焦距的眼睛，无形中给旁人一种柔弱无助的错觉。

——好吧，仅仅只是错觉。

“阿晏你可把我们急得团团转呢，算来你已经昏迷两日了呢！”看不见的少女仅仅从吃饭的频率就能推测出所度过的时间。

徐闻晏略微艰难地起了床，看着完全陌生的房间：“这里是？”

“是哦，阿晏不知道……就是你去救人时，有个偷袭者闯入你的房间，幸好我正躺在床上睡觉，就把他给打退咯。不过打斗的时候……你懂的。反正据老二说，你的房间已经被砸坏四五成了，短时间内不能住。”

徐闻晏想了想：“你在我的榻上睡觉？”

“是啊！你们就这么匆匆走了，我一个瞎子，出去逛也没意思嘛。”

少女的眼睛晶晶亮，显得分外无辜。

明知这人顾左右而言他，却还是拿她没办法。

徐闻晏摇摇头，决定对少女这种花痴的举动进行自我忽略。

因为比起追究这等行为，有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吸引了青年。

“那些鱼虫蛊呢？你们把我房间里培养的鱼虫蛊放哪儿了？”

“哦，放在钱大夫的房间咯。不过大家都很忙，没时间照顾它，不知道死了没有。”

“怎么说？”

嗅出一点不寻常的味道，徐闻晏追问。

“哦，现在钱大夫的药铺子里堆满了病人，还有些是后来病发的，铺子已经没地方塞人了，只好送回家中。据老二统计，好像这村子里近七成的人都感染了。”

“鱼虫？”

徐闻晏脸色一变，他怎么也没想到，短短两天就能蔓延得如此迅猛。

“嗯。钱大夫不会你那种开刀的玩意儿，又不敢下药，只好指导那些健全的村民怎么照料患者。起码不要像田家小妹这样，傻乎乎地被传染了。”

其实听他们说起现在的严峻形势，阿苑那惊讶度可是比徐闻晏要高很多——近七成村民中招，这得病的概率还真是高啊！

不过也是在意料之中。

一来整个和乐乡靠水吃水，以鱼为主要肉食，而鱼脍更是盛行；二来蛊毒一物又是匪夷所思，大家根本没有这种防范意识。

同样想到这一点，徐闻晏轻轻地叹了口气：“这等大事，上报当地县衙了吗？”

“今早乐姐姐拦下了村长，并且代替他去县城上报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徐闻晏点点头。

恐怕乐兰心也是担心州县采取那极端的“封锁禁断”举措，所以决定亲自去一趟说明因由吧。

却说乐兰心飞马跑去县城，找到了县衙，那是立刻将身边的鱼符抛出。

根据她这两年当九州花使外派办案的经验，这地方天高皇帝远的，县官绝对

是土皇帝级别的存在。要想让他不生出歹念，那就得先从官位、官威等方面进行震慑。

所以乐兰心是摆足了官架子，坐在县衙办公的县官座位上，惬意地等着县令的迎驾。

“阁下是……九州花使？”

只见一个长相平凡、气质油腻的精瘦男子穿着还没系好带子的官服匆匆跑进县衙，一看见坐在他座位上的竟然是一个女子，那狗腿的神情立刻减半，换成迟疑，甚至还夹杂着轻视。

“怎么？当今圣上还是女子呢，你是看不起女子为官？再说了，九州花使就没有男的任职！”

乐兰心斜眼睨着那县官。

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县官慌忙否认，手擦着汗：“下官不敢！九州花使大人驾临我们这穷乡僻壤，真是蓬荜生辉啊！”

“本官路过和乐乡，发现和乐乡如今正处于疫病横行之际。感于百姓凄苦之状，本官特地前来请县令立刻上书州府，征召州内大夫进村治疗百姓。”

说罢，乐兰心便盯着那县官。显然，她脑子里想的是这人立刻按照自己的话去照办。

岂料那县令的神色却是不复方才慌张之色，而是鄙夷！

“哼！果真如那位大人所言，近来会有人拿着所窃取之鱼符冒九州花使之名行事！”县令恶狠狠地喝令左右：“来人哪！给我乱棍打把这骗子轰出城外！”

乐兰心脸色一变：“谁敢！本官自是真正的九州花使！是谁诬陷本官的，上前对质！”竟然有人诬真为假？难道又被傅轻波先下了手？可傅轻波不过一介草民，怎么可能会有官府这层关系，还让这县令信了他的胡话？

县令没有因为女子的喝令动摇，他挥挥手，像是打发几只扰耳的苍蝇：“不动手！是要让本官扣你们的薪俸不成？”

此话一出，那些衙役立刻如狼似虎地拿着碗口粗的水火棍赶人。

按照乐兰心的脾气，小小七品官敢这么呵斥自己，她早就该动手扇耳光了。但考虑到自己此次前来是说服别人出人、出物资救人，虽然县官不如现管，可在

这么个小地方，县官就是现管啊！

不是没想过离开这里去州府衙门搬救兵，可州府衙门离这小县城有两天的马程。而傅轻波可是在暗处对和乐乡及他们一行人虎视眈眈，就看什么时机出手那些他们现在还想不到齟齬事！

阿苑还在失明状态、徐闻晏已经晕倒了、沈清更是不通武功……作为唯一健全的有武功的江湖人，自己一定要赶回去。

于是乐兰心强忍住动手的冲动，骑着马一路跑回了和乐乡。

在乐兰心被赶出县衙后，一个穿着一看就知道是极为名贵料子的黑白间色齐胸襦裙、手上拿着团扇遮面的女子缓缓走了出来。

只见那方才对乐兰心还凶神恶煞相对的县官立刻变了副面孔，对那位脸庞隐于团扇后的女子那叫一个卑微。

“按照明珠花使所吩咐，已经把那骗子赶走了！”

“很好。”

和华贵的衣着相反，女子的声音却很是利落，仿佛是发号施令发惯了，对这小小县令的顺从显得理所当然。

而若是沈清等人在的话，想必会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出现在这里的人，赫然就是在凤来县冒着百晓门人的名义接近他们的神秘女子明珠！

而那县官对明珠的称谓，竟然是“花使”！

有心人都知道，被称为“花使”的官员名称，只有一种——那便是，九州花使！

“治下县城出现了高传染疫病，上报后若是假的话，会给州官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也便罢了。可若是真的，这等大事，吏部可是会在你的考核本上记上一笔的……”

“这还是多亏了大人的提点。”县官擦了擦汗，谦卑地恭维对方，“要是真的话，只需封锁了那个穷鬼村的出入便是。”吏部的考核可是官员的命根，现在座上那位陛下可是以任用酷吏与密使而闻名的，要是真被他们抓住点把柄的话，这连根带皮的，他这土皇帝的好日子恐怕也到头了。

一想到这里，县官就忍不住把探究的目光投到这位几日前找上他的九州花使

身上。

原来只要有足够的金钱，连神秘的九州花使都能打通！

这么一想，县令十分庆幸自己居然遇上了这位贵人。

在县令识相地自觉退下后，团扇后的明珠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前任长生教教主啊，你应该不会想到，主人居然会扶你这个废物一把吧？

不过，也仅仅如此了。

明珠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的笑意更深了。

却设在乐兰心紧赶慢赶地赶回和乐乡时，刚醒来没多久的徐闻晏便这般吩咐着阿苑：“你出去时，不要把我醒来的消息散布开来，最好连钱大夫都不要说。”

“啊？”阿苑挠挠头，脑袋转了个弯，这才恍然大悟，“哦，那是，要是阿晏醒来的消息传出去，外面那一大堆人就会要阿晏立刻给他们治病啦。”

“在掌握鱼虫蛊的特性前，除非能找到有经验的大夫给患者一个一个开刀，否则在把所有人都治好之前，我会累死。”

徐闻晏直言不讳地说出原因。

少女歪了歪头：“那么阿晏是要……闭关？可外面那群人好像叫得很凄厉的样子……”整个药材铺并不大，而少女的听力又十分敏锐，那此起彼伏的声声痛呼，已经摧残了阿苑整整两日。

其实她也没多少兼济天下的心，毕竟家学渊源，金剑客本人严格来说也不算什么心怀天下、救助苍生的大侠，在他教导之下的女儿……还能保持最基本的三观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所以，外头那群陌生人和眼前的心上人相比，是个傻子都知道阿苑会选择哪一个啦。

但少女有此一问，也是从患者能承受鱼虫蛊毒的身体极限出发的。

徐闻晏自然知道少女的顾忌，对这个人，他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忌讳说话：

“蛊之一物，虽千奇百怪，但总有其脉络可追查。你们尽量拖延三日时间，我有信心能在三日之内研制出这‘鱼虫’的解药。”

虽然傅轻波的蛊毒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但也仅仅如此了。就算在毒之道中，蛊毒也终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

徐闻晏对自己的手段和智商还是十分有信心的。

应该说，辛徐族的调香师向来就很自信，甚至到了盲目自大的地步——毕竟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灌输逆天而行的志向与追求，要是自信心稍微弱点的话，早就被无数失败的现实给折磨疯癫了。

虽然看不见，但听出徐闻晏语气中的自信，阿苑能想象出当俊美到令人震撼的青年配搭上这副自信的表情时，他身上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辉更衬得那容颜耀眼三分。

“流口水了。”

徐闻晏那嫌弃的声音突然响起。

阿苑擦擦湿漉漉的嘴角：“哦，那我出去了。”

打死也不能说自己方才到底在脑补何事。

• 贰 •

乐兰心匆忙赶回和乐乡后，发现现在的状况与她跑去县城之前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改善。

算上这一来一回的，她可是用了两天时间啊——没办法，和乐乡之所以闭塞，主要原因大抵是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群山环绕中间的小平原，导致进出和乐乡也有一定的难度。

“徐许作醒了吗？”

大庭广众之下，沈清挤眉弄眼了一下，然后才说：“没有啊，要是醒了他早就来救人了。”

“.....”

这明明是醒了好吧！

乐兰心没好气地想着，觉得有关徐闻晏的任何事情自己还是能少掺和就少掺和，于是她找上了正忙得连口水都来不及喝的前大理寺一把手，把她这一路上发生的事情给说了出来。

无他，在场唯一算是有这方面的共同语言的，就只这位已经窝在小地方二十年的“老行尊”了。而且在县城发生的事情过于诡异，女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于是只好找个人来参详一下。

钱大夫迷迷糊糊地被“后辈”拉走，本来还想抱怨几声的，但到听完整件事后，他的表情变得十分微妙。

“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乐兰心有些为难，毕竟面对的是前辈，而且还和那位传说中的破案高手狄仁杰认识。秉持着“与聪明人交往的肯定也不笨”这个固定的认知，乐兰心觉得要说出自己那粗浅的想法还是压力山大。

“我觉得……可能是傅轻波派人假冒九州花使什么的……”

傅轻波是何许人也，以他们的关系，这些倒是没啥可以对这位前大理寺卿好隐瞒的。早在徐闻晏晕倒后不久，抱着请教的心理，乐兰心也和钱大夫说过此人，相信钱大夫能提供一点有参考价值的判断。

“……”

钱大夫顿时觉得，这所谓的“九州花使”的任用门槛对于智力要求还真的很一般。

被钱大夫无语的眼神看得发毛，乐兰心忍不住说：“我就这么一猜，有何不妥你就直说啊！”

钱大夫摇摇头：“第一还是动机。傅轻波玩这一出的目的何在，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虽然这蛊毒实在霸道，可这东西说来传染性低，制造不了大面积的恐慌。何况他也知道这里有个专门克他的神医坐镇，破除蛊毒指日可待，玩这一出是多此一举。不过可能也存在这人是想着什么后手，于是铤而走险。”

乐兰心点点头，她所迟疑的主要的是这一点。可傅轻波与他们的恩怨还涉及了帝王图秘密。这人几番布局，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真相。所以在乐兰心看来，这种猜测的可能性仍旧是存在的。

事关帝王图，那是连眼前这位前辈都不可说的宫廷秘辛——虽然以大理寺卿的见多识广，不可能不知道帝王图这种东西，以及其背后的意味。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破绽。这里的县令算是当地一霸，能坐稳官位的人不

会那么蠢，随便来个阿猫阿狗冒充大官都能取得他的信任。那么问题来了，且不说那傅轻波现在就是只丧家犬，一介平民又能以何种方法取信于官府？”

“.....”

乐兰心一脸泄气：“你不如一开始说这个。”

“那分析就少了许多乐趣。”钱大夫一脸长辈教育后辈的姿态，“多从几个方面想想，案件才会水落石出。”

乐兰心有些沮丧，又有些不甘：“难道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

作为朝廷命官，乐兰心最是知道冒充朝廷命官这件事的严重性，但比起有人冒充官府与他们作对更为严峻的，是真有另一批势力借助官府的势力跟他们作对。

这无法看透的迷局和无可知晓的冒充者，让本来就心情不好的女子越发焦虑。

“算不算另说。”钱大夫说着，突然皱眉，“眼下这鱼虫蛊发作得越来越严重了，有些中了鱼虫蛊毒又体质不强的村民很可能熬不过三日。”

乐兰心烦躁地拨了拨头发：“就田家大娃这种壮年男子的体质也熬不过七日，这蛊毒还真是缺德带冒烟了。”

“是啊.....”钱大夫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突然问，“你说那个长生教是一个新兴起的大夫云集的教会？还曾经和官府联手，救过满城受感染瘟疫的百姓？”

“哼，明明都该干些行善积德的事儿，这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为傅轻波，乐兰心对长生教的印象也好不到哪儿去。

钱大夫想了想：“假设你联系上了县令，那到时候随着官府来治病救人的，也就是长生教的大夫？”

乐兰心的脸色变了变：“难道这就是傅轻波的用意？”

这傅轻波可是被长生教以叛教罪名逐出教的流亡教主啊，要是她这次去通报官府顺利的话，钱大夫的假设多半就会实现！这长生教内部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傅轻波再要逃掉的概率可不会比方出现内乱时高啊！

“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钱大夫说，“听你这么说，这长生教还是个江湖大势力吧？你们这一路过来，有听说过关于长生教追缉傅轻波的任何情况

吗？”

这下子，乐兰心的脸色从惊异变为困惑。

可怎么想也想不到这其中关键的女子也只好就这么想了想，还是把眼光放在正发生的事情上吧。

而连同钱大夫在内的四人一直守着徐闻晏闭关的这个秘密，仍照常照顾饱受鱼虫蛊毒的和乐乡人。

阿苑现在的状况还需要别人照看，而且少女那种吊儿郎当的性格……照顾人还是算了，权当是有人天生不适合照顾别人吧。

反正自从认识阿苑后，沈清那心理安慰就做得分外纯熟。

作为上司兼八卦……不对，是情报收集专业人士，沈清没有放松对和乐乡的情报收集，甚至还更为严密了。但因为和乐乡内部的混乱和客观的地理位置，让孤军奋战的少年觉得这情报越来越难收集了。

所以少年对于自己居然不是和乐乡中第一个得到了如此重大情报的人，感觉自己的吃饭本领被严重地威胁了——

“官府派人封锁了和乐乡，言明和乐乡村民都是病源，不得传染外界！”

晚饭时，就见沈清跌跌撞撞地跑回来，喊完后立刻端起自己的那盘稀粥，“咕噜咕噜”喝进肚子里。

乐兰心一拍桌案，柳眉倒竖：“狗官好大胆！原来他是打着这等主意！”

她当时就不理解，为什么混了这么多年官场的县令会轻易被冒充者欺骗。现在想来，多半是打着这个封锁禁断的主意，而有人冒充欺骗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属实？”钱大夫沉声问向沈清。

终归是前辈，心底的震惊归震惊，可表现出来的力度打了个七折。

沈清把一盘咸菜稀粥都喝见底了，这才顺了气。见钱大夫这般问，少年抹抹嘴，说：“外面已经有风声了，但确切消息我还没来得及确定。”这个地方太闭塞了，他就一个人，还不通武功，要翻山越岭去确认一个从县城传来的消息，对少年而言还是有点难度的。

阿苑放下筷子，想了想：“老二，你是在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

“外头病患集中的露天大棚子里都在传。我想可能是有些脑子灵活的病患亲属想出去寻医但是被官府的人阻挡了？”

阿苑皱眉，她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

但比她反应更快的，是断案经验丰富的钱大夫：“不对，现在健全者不多，翻山越岭也是需要时间的。这时候有人离开会很招人眼，也不可能瞒过我们。”

这正是沈清的疑惑所在：“那就是有人臆造这么一种可能性，在自我惶恐下将这个消息散发了，造成更大的群体恐慌？”

“老二你能说人话吗？”

“早就叫你读多点书，混江湖也要讲文化。”

对于阿苑的抱怨，沈清坚定地予以鄙视的态度。

“切，你读的书多，去考状元啊！”阿苑撇撇嘴，不服地说。

见这两个活宝越扯越远，乐兰心立刻拉回正题：“不管流言还是现实，我们都要阻止消极或者过激情绪的蔓延！”

古往今来，多少动乱皆因流言而起。而和乐乡现在的状况，不仅是流言滋生的温床，而且还容易让这些人相信流言，进而扩散流言！

必须阻止！

“那要怎么阻止？”

“……”

阿苑的一句话，让乐兰心那高涨的雄心壮志顿时萎了。

女子瞪了一眼还不在状态中的少女——这家伙就知道泄气！

钱大夫沉吟，突然说：“村长在这儿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请他出面稳定情绪。”

沈清想了想：“村长的小孙子也中了鱼虫蛊，村长真不会关心则乱吗？”

少年的话音刚落，外面竟有许多嘈杂声由远及近传来！

而本应留在患者集中的大棚子里的药童子，这时也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众人见他鼻青脸肿的，纷纷面露惊讶。正待询问，那童子却是自己喘着粗气

朝着钱大夫喊：“不好了！那些患者的家属纷纷说……说新来的几个外乡人的身份是朝廷官员，是你们联系了官府，说了不好的话，所以才导致和乐乡被封锁遗弃！我阻止不了他们，所以……”

所以就顶着一副猪头样立刻跑回来通风报信了。

沈清和乐兰心不约而同地脑补完童子剩下的没说完的话。

钱大夫越听越诧异：“这流言的扩散速度也太快了！”虽说三人成虎，但这个信息沈清是刚说出的，想来也不过是方才发生之事。而少年不过喝碗粥的时间，这流言竟成了燎原之火，扩散到这等人人自乱的地步！

事有反常必为妖！

阿苑的脸色也变得很是凝重，就算她自恃武力过人，不惧这些不通武功的百姓，但终究不可能真和乡野村民计较。而且这种事儿越是用武力，就越不可能顺利解决。

最重要的是，阿晏正在闭关研制解药。他交代了无论如何都要抵挡三日。这第一日还没过完就出了这档子事，让她阿苑的颜面何存？

不可以因为这种事情失去阿晏的芳心！

就在这说几句话的时间，阿苑已经感觉至少有五十个村民已经集结在药铺外头——而现在整个和乐乡的健康者加起来不过七八十个！

钱大夫长身而立：“还是出去看一下吧。”

沈清立刻识趣地说：“要不我现在去通知村长？”

“你认为这么大声势的砸场子，这宗族强大的小地方的村长会有几成不知道的可能性？”

乐兰心冷笑道。

在县级以下，越是封闭的村落县城，宗族的势力就越是强大，甚至官府也不得不倚仗这些盘桓在小地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大宗族去治理当地。

对宗族势力，从先秦到今朝，所有朝代的官府都只能选择妥协磨合而非抗拒，一方面是基于“强龙不压地头蛇”的心理，一方面也是不想节外生枝。大宗族的名望和财力对当地的治理也起到了一定的稳固作用。

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种针对“外乡人”的事情，她乐兰心就不相信，这

村长大的主意就算不是推波助澜，那也是袖手旁观。或许在他看来，“外乡人”三个字就是打破小地方宁静的元凶。

乐兰心理解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但并不代表她就赞同。况且现在和乐乡能套上一句“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这种消极、推卸、放纵的态度，根本就枉为一村之长！

带着难平的愤恨的乐兰心立刻跟着沈清和钱大夫去前方的药铺。

阿苑突然说：“乐姐姐，在去凑热闹之前，先把我扶去阿晏的房间再说。”

乐兰心十分诧异：“你不去凑热闹？”

“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和那个三番两次来偷袭的人有关联。”

“所以？”

“所以我怕有宵小偷摸进来惊扰了阿晏啊！”

看着一脸理所当然的阿苑，乐兰心扶额：“你确定你的阿晏需要别人保护？”徐闻晏可以说浑身是毒，现在又是晚上，他不把偷袭者搞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阿苑一脸笃定：“确定！”

乐兰心：“……”



钱大夫和沈清的出现，将外头的汹涌气势带到了一个最高潮。尤其是见到沈清出来，有些冲动的人只差没冲上去把人揍一顿。

“狗官！和你的爪牙滚出和乐乡！”

突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仿佛是传染疫病一般，很快，此起彼伏的赶人声就响了起来——

“滚出和乐乡！”

“竟敢通风报信！”

“我就说自从他们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没有停过呢，原来是来了瘟神啊！”

面对着这些村夫大妈的谩骂和指责，沈清立刻摆出向来打探消息都所向披靡的人畜无害的可爱微笑，但目光却是看向站在这群人前头的村长一家：“我们真